

孫子十家註卷二

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
賜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

作戰篇

曹公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 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 王皙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

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藥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

孫子曰。凡用兵之法。馳車千駟〔註一〕革車千乘。帶甲十萬。

〔註一〕御覽作千乘

曹公曰。馳車。輕車也。駕駟馬。凡千乘。〔註二〕革車。重車也。言萬騎之重也。一車駕四馬。〔註三〕卒斗騎一重。〔註三〕

養二人。主炊。家子一人。主保固守衣裝。廩二人。〔註四〕主養馬。凡五人。步兵十人重。以大車駕牛。養二人。主炊。家

子一人主守衣裝。凡三人也。帶甲十萬。士卒數也。李筌曰。馳車。戰車也。革車。輕車也。帶甲步卒車一兩。駕以駟馬。步卒七十人。計千駟之軍。帶甲七萬。馬四千匹。孫子約以軍資之數。以十萬爲率。則百萬可知也。杜牧曰。輕車。乃戰車也。古者車戰。革車。輕車重車也。載器械財貨衣裝也。司馬法曰。一車甲士三人。步卒七十二人。炊家子十人。固守衣裝五人。廐養五人。樵汲五人。輕車七十五人。重車二十五人。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。舉十萬之衆。革車千乘。校其費用度計。則百萬之衆。皆可知也。梅堯臣曰。馳車。輕車也。革車。重車也。凡輕車一乘。甲士步卒二十五人。重車一乘。甲士步卒七十五人。舉二車各千乘。是帶甲者十萬人。王

哲曰。曹公曰。輕車也。駕駟馬。凡千乘。哲謂馳車。謂駕革車也。一乘四馬爲駟。千駟則革車千乘。曹公曰。重車也。哲謂革車。兵車也。有五戊。千乘之賦。諸侯之大者。曹公曰。帶甲十萬。步卒數也。哲謂井田之法。甸出兵車一乘。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。千乘總七萬五千人。此言帶甲十萬。豈當時權制歟。何氏曰。十萬。舉成數也。張預曰。馳車。卽攻車也。革車。卽守車也。按曹公新書云。攻車一乘。前拒一隊。左右角二隊。共七十五人。守車一乘。炊子十人。守裝五人。養五人。樵汲五人。共二十五人。攻守二乘。凡一百人。輿師十萬。則用車二千。輕重各半。與此同矣。

【註一】據御覽補按王哲引曹注亦有凡千乘三字 【註二】原本作萬騎之重車駕四馬

今據御覽補【註三】原本作率三萬軍今據御覽改【註四】御覽麻作斯

千里饋糧。

曹公曰越境千里。李筌曰道理縣遠。

則內外之費。賓客之用。膠漆之材。車甲之奉。日費千金【註一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。【註二】

【註一】御覽無費字脫【註二】通典御覽師作衆

曹公曰。謂贈賞猶在外。【註一】李筌曰。夫軍出於外。則帑藏竭於內。舉千金者。言多費也。千里之外贏糧。則二十人奉一人也。杜牧曰。軍有諸侯交聘之禮。故曰賓客也。車甲器械。完輯修繕。言膠漆者。舉其細微。千金者。言費用多也。猶贈賞在外也。賈林曰。計費不足。未可以興師動衆。故李太

尉曰。三軍之門。必有賓居論議。梅堯臣曰。舉師十萬。饋糧千里。日費如此。師久之戒也。王皙曰。內謂國中。外謂軍所也。賓客若諸侯之使。及軍中宴饗吏士也。膠漆車甲。舉細與大也。何氏曰。老師費財。智者慮之。張預曰。去國千里。卽當因糧。若須供餉。則內外騷動。疲困於路。蠹耗無極也。賓客者。使命與遊士也。膠漆者。修飾器械之物也。車甲者。膏轄金革之類也。約其所費。日用千金。然後能興十萬之師。千金言重費也。贈賞猶在外。

（註一）原本贈譌作購今改正杜牧亦云贈賞猶在外

其用戰也。勝久【註一】則鈍兵。【註二】挫銳攻城則力屈。

【註一】御覽無勝字【註二】通典御覽俱作頓兵下同

曹公曰。鈍。弊也。屈。盡也。杜牧曰。勝久。淹久而後能勝也。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。則甲兵鈍弊。銳氣挫。攻城則人力殫盡出折也。賈林曰。戰雖勝人。久則無利。兵貴全勝。鈍兵挫銳。士傷馬疲則屈。梅堯臣曰。雖勝且久。則必兵仗鈍弊。而軍氣挫銳。攻城而久。則力必殫屈。王皙曰。屈。窮也。求勝以久。則鈍弊折挫。攻城則益甚也。張預曰。及交兵合戰也。久而後能勝。則兵疲氣沮矣。千里攻城。力必困屈。

久暴師則國用不足。

孟氏曰。久暴師。露衆千里之外。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。梅堯臣曰。師久暴於外。則輸用不給。張預曰。日費千金。師

久暴則國用豈能給。若漢武帝窮徵深討。久而不解。及其國用空虛。乃下哀痛之詔。是也。

夫鈍兵挫銳。屈力殫音單貨註二則諸侯乘其弊而起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。

（註一）通典御覽並作力屈貨殫

杜佑曰。雖當時有用兵之術。不能防其後患。李筌曰。十萬衆舉。日費千金。非唯頓挫於外。亦財殫於內。是以聖人無暴師也。隋大業初。煬常重兵好征。力屈鴈門之下。兵挫遼水之上。疏河引淮。轉輸彌廣。出師萬里。國用不足。於是楊元感李密乘其弊而起。縱蘇威高頻。豈能爲之謀也。杜牧曰。蓋以師久不勝。財力俱困。諸侯乘之而起。雖有智能之士。亦不

能於此之後。善爲謀畫也。賈林曰。人雖財竭。雖伊呂復生。亦不能救此亡敗也。梅堯臣曰。取勝攻城。暴師且久。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。我雖有智將。不能制也。王皙曰。以其弊甚。必有危亡之憂。何氏曰。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。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。張預曰。兵已疲矣。力已困矣。財已匱矣。鄰國因其罷弊。起兵以襲之。則縱有智能之人。亦不能防其後患。若吳伐楚入郢。久而不歸。越兵遂入。當是時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。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。故兵聞拙速。未睹巧之久也。

曹公李筌曰。雖拙有以速勝。未睹者。言其無也。孟民曰。雖拙有以速勝。杜佑註同孟民。杜牧曰。攻取之間。雖出

於機智。然以神速爲上。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。則爲巧矣。陳皞曰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。卒電不及瞬目。梅堯臣曰。拙尙以速勝。未見工而久可也。王皙曰。皙謂久則師老財費。國虛人困。巧者保無所患也。何氏曰。速雖拙。不費財力也。久雖巧。恐生後患也。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。萇將苻曜據逆萬堡。密引苻登。萇與登戰。敗於馬頭原。收衆復戰。姚碩德謂諸將曰。上愼於輕戰。每欲以計取之。今戰旣失利。而更逼賊。必有由也。聞萇而謂碩德曰。登用兵遲緩。不識虛實。今輕兵直進。徑據吾東。必苻曜與之連結耳。事久變成。其禍難測。所以速成者。欲使苻曜豎子謀之未就。好之未深耳。果大敗之。武后初。徐敬業舉兵於江都。稱匡復皇家。以盤屋尉魏

思恭爲謀主。問計於思恭。對曰。明公旣以太后幽繫少主。志在匡復。兵貴拙速。宜早渡淮北。親率大衆。直入東都。山東將士。知公有勤王之舉。必以死從。此則指日刻期。天下必定。敬業欲從其策。薛璋又說曰。金陵之地。王氣已見。宜早應之。兼有大江。設險足可以自固。請且攻取常潤等州。以爲王霸之業。然後率兵北上。鼓行而前。此則退有所歸。進無不利。實良策也。敬業以爲然。乃自率兵四千人。南渡以擊潤州。思恭密謂杜求仁曰。兵勢宜合不可分。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。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。必無能成事。果敗。張預曰。但能取勝。則寧拙速而無巧久。若司馬宣王伐上庸。以一月圖一年。不計死傷與糧競者。斯可謂欲拙速也。

夫兵久而國利者。【註二】未之有也。

【註一】御覽作圖利非

杜佑曰。兵者凶器。久則生變。若智伯圍趙。逾年不歸。卒爲襄子所擒。身死國分。故新序傳曰。好戰窮武。未有不亡者也。李筌曰。春秋曰。兵猶火也。弗戢。將自焚。賈林曰。兵久無功。諸侯生心。梅堯臣曰。力屈貨殫。何利之有。張預曰。師老財竭。於國何利。

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。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。

杜佑曰。言謀國動軍行師。不先慮危亡之禍。則不足取利也。若秦伯見襲鄭之利。不顧崤函之敗。吳王矜伐齊之功。而忘姑蘇之禍也。李筌曰。利害相依之所生。先知其害。然後知其

利也。杜牧曰。害之者勞人費財。利之者吞敵拓境。苟不顧己之患。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。安能取利於敵人哉。賈林曰。將驕卒惰。貪利忘變。此害最甚也。梅堯臣曰。不再籍。不三載。利也。百姓虛。公家費。害也。苟不知害。又安知利。王皙曰。久而能勝。未免於害。速則利斯盡也。張預曰。先知老師殫貨之害。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。

善用兵者。役不再籍。【註一】糧不三載。

【註一】通典及御覽籍作藉按此與曹注合後作籍者字之譌 【註二】御覽作再載

曹公曰。籍猶賦也。言初賦民便取勝。不復歸國發兵也。始載糧。後遂因食於敵。還兵入國。不復以糧迎之也。杜佑曰。藉猶賦也。言初賦人便取勝。不復歸國發兵也。始載糧。遂因

食於敵。還方入國。因釁而動。兼惜人力舟車之運。不至於三也。【註一】李筌曰。籍。書也。不再籍書。恐人勞怨生也。秦發關中之卒。是以有陳吳之難也。軍出。度遠近饋之。軍入。載糧迎之。謂之三載。越境則館穀於敵。無三載之義也。杜牧曰。審敵可攻。審我可戰。然後起兵。便能勝敵而還。鄭司農周禮註曰。役謂發兵役。籍乃伍籍也。比參爲伍。因內政。寄軍令。伍籍發軍起役也。陳皞曰。籍。借也。不再借民而役也。糧者。往則載焉。歸則迎之。是不三載也。不困乎兵。不竭乎國。言速而利也。梅堯臣同陳皞註。王皙同曹公註。張預曰。役謂興兵動衆之役。故師卦註曰。任大役重。無功則凶。籍謂調兵之符籍。故漢制有尺籍伍符。言一舉則勝。

。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。糧始出則載之。越境則掠之。歸國則
迓之。是不三載也。此言兵不可久暴也。

【註一】據通典補

取用於國。因糧於敵。故軍食可足也。

曹公曰。兵甲戰具。取用國中。糧食因敵也。杜佑曰。兵甲
戰具。取用國中。糧食因敵也。取資於我國。因糧食於敵家也。
晉師館穀於楚。是也。李筌曰。具我戎器。因敵之食。雖出
師千里。無匱乏也。梅堯臣曰。軍之須用。取於國。軍之糧
餉。因於敵。何氏曰。因謂兵出境。鈔聚掠野。至於克拔城
。得其儲積也。張預曰。器用取於國者。以物輕而易致也。
糧食因於敵者。以粟重而難運也。夫千里饋糧。則士有飢色。

故因糧則食可足。

國之貧於師者遠輸。遠輸則百姓貧。

李筌曰。兵役數起而賦斂重。杜牧曰。管子曰。粟行三百里。則國無一年之積。粟行四百里。則國無二年之積。粟行五百里。則衆有饑色。此言粟重物輕也。不可推移。推移之。則農夫耕牛。俱失南畝。故百姓不得不貧也。賈林曰。遠輸則財耗於道路。弊於轉運。百姓日貧。孟氏曰。兵軍轉運千里之外。財則費於道路。人有困窮者。張預曰。以七十萬家之力。供餉十萬之師。於千里之外。則百姓不得不貧。

近於師者貴賣。貴賣則百姓財竭。

曹操曰。軍行已出界。近師者貪財皆貴賣。則百姓虛竭也。

李筌曰。夫近軍必有貨易。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。賈林曰。師徒所聚。物皆暴貴。人貪非常之利。竭財物以賣之。初雖獲利殊多。終當力疲貨竭。又云。既有非常之斂。故賣者求價無厭。百姓竭力買之。自然家國虛盡也。杜佑曰。言近軍師市。多非常之賣。當時貪貴以趨末利。然後財貨殫盡。家國虛也。梅堯臣曰。遠者供役以轉饋。近者貪利而貴賣。皆貧國匱民之道也。王皙曰。夫遠輸則人勞費。近市則物騰貴。是故久師則爲國患也。曹公曰。軍行已出界。近於師者。貪財皆貴賣。皙謂將出界也。張預曰。近師之民。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。則財不得不竭。

財竭則急於上役。

張預曰。財力殫竭。則丘井之役急迫。而不易供也。或曰。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。國用急迫。乃使丘出甸賦。違常制也。丘十六井。甸六十四井。

力屈財殫。〔註二〕中原內虛於家。百姓之費十去其七。

〔註一〕御覽無財殫二字

曹公曰。丘十六井也。百姓財殫盡。而兵不解。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。十去其七者。所破費也。李筌曰。兵久不止。男女怨曠。困於輸輓丘役。力屈財殫。而百姓之費。十去其七。

杜牧曰。司馬法曰。六尺爲步。步百爲畝。畝百爲夫。夫三爲屋。屋三爲井。四井爲邑。四邑爲丘。四丘爲甸。丘蓋十六井也。丘有戎馬一匹。牛四頭。甸有戎馬四匹。牛十六頭。丘車